

痴心老板娘被情人拉下水贩毒



孙晶岩 著
文汇出版社友情推荐

两年来,本书作者走南闯北对中国的女子监狱进行了全方位的采访。在调查中,作者发现,女囚走进监狱的恩怨情仇各不相同,但女性犯罪不外乎两个字,一是为“钱”,一是为“情”。作者通过对大量案例的梳理和思索,一方面试图寻找女囚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另一方面,也借这些案例向世人敲响警钟。

[上期回顾]

朱小翠来到人世不久妈妈就疯了,天灾又使妈妈成了植物人,爸爸对她很冷淡。她离家后被一个老头收留,老头强奸了她,还虐待她。无处可去的朱小翠和老头一起生活了5年。离开老头后,她因为盗窃被劳改。出狱后,她又被一个大学生欺骗了感情。之后,她吸毒、盗窃,结果再次入狱。

报告文学

袁美丽祖籍四川省五通县,在四川乐山的一家小吃店工作,都说天府之国的水土养人,她的皮肤白白嫩嫩,透着光泽,仿佛是一个瓷娃娃。四川妹子肯吃苦,她在小吃店里左右逢源,生意越做越红火,左邻右舍都夸她能干。这时,一个叫川娃的男人爱上了她,成天到小吃店来纠缠她。女人经不住男人的甜言蜜语,1979年,24岁的袁美丽心一软就嫁给了川娃。

1980年,袁美丽生了个大胖小子取名为李明。她非常勤快,川娃也很能干,两个能干的人到了一起,生意自然火爆。他们在乐山开了一家大富豪卡拉OK歌厅,买来一流的音响设备,慢慢地,营业额在乐山市都数得着。卡拉OK歌厅一开,三教九流都来了。一些女孩子觉得川娃有钱,就像苍蝇一样围着他转。刚开始,川娃每天晚上还回家,后来索性就不回家过夜了,说是开卡拉OK歌厅忙。

一天晚上,袁美丽正准备带儿子去婆家,突然守夜的老师傅来找她:“大嫂,你到歌厅来看一下!”袁美丽跟着老师傅来到歌厅,老师傅把歌厅的门打开,袁美丽发现川娃和一个女人在屋里睡觉。后来,川娃认错了,袁美丽忍住泪,又和川娃过起了日子。谁知外遇这东西上瘾,川娃虽然并不打算娶那个女人,却隔三岔五地找那个女人睡觉。袁美丽想:事不过三,川娃这毛病是改不了。长痛不如短痛,还是趁早离婚吧!他们分手了,离婚时川娃自知有愧,把财产都给了袁美丽,自己只要了个卡拉

OK歌厅。

袁美丽的侄子在攀枝花物资局工作,攀枝花物资局在云南瑞丽开了一家攀瑞公司并承包了一家卡拉OK歌厅,想找个能人去经营。袁美丽和川娃开的卡拉OK歌厅在乐山很有名气,攀瑞公司就来聘请袁美丽去当掌门人。1993年,袁美丽来到了瑞丽,暂时忘却了离婚的不快,她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经营歌厅上,很快就把歌厅的门面撑起来了。在歌厅的斜对面,有一家叫瑞兴的公司。一天,一个叫做杨建华的男人从瑞兴公司出来,到卡拉OK歌厅玩耍。他打量着歌厅豪华的装饰,赞叹地说:“呀,这歌厅鸟枪换炮了!”周围的人对他:“是呀,四川来了个老板娘,可会经营了!”杨建华刚想说些什么,袁美丽走了过来。那时候的袁美丽刚刚38岁,身材小巧玲珑,脸色白里透红,再加上时髦的打扮,颇有几分姿色。

杨建华的眼睛顿时直放光,开始对袁美丽发动进攻。杨建华是上海人,身高1.80米,嘴巴特别甜,能把死人说话。杨建华的甜言蜜语再一次使她昏了头,她像纯情的少女那样投入了他的怀抱。他们在瑞丽同居了,杨建华对袁美丽说他回家就和老婆离婚再来娶她,袁美丽信以为真,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给杨建华买衣服,买金戒指,挽着杨建华的胳膊到四川旅游,所到之处都是袁美丽花钱。

有一天,杨建华的一个朋友来找他聊天,那个人吸白粉,顺手从兜里掏出两包递给杨建华吸。杨建华对袁

美丽说:“老婆,我没有烟了,你去给我买包烟吧!”袁美丽二话没说就跑到商店给他买了一条烟。杨建华将白粉塞进香烟里,把香烟送到袁美丽嘴边:“老婆,吸一口。”对杨建华百依百顺的袁美丽吸了一口,顿时觉得头晕,仿佛人在云里雾里走,还有一股呛人的气味儿。

后来,杨建华吸上了瘾,老去买香烟,买回来就塞上海洛因,让袁美丽和他一道抽。慢慢地,杨建华和袁美丽都迷上了海洛因,他们把袁美丽积攒的几万元钱都糟蹋光了。没了钱,成天住茅草棚哪儿来的爱情?杨建华便撺掇袁美丽和他一起贩毒,袁美丽并不情愿走这条路,可她已经离不开杨建华了,只好铤而走险,和杨建华一道走上了一条黑暗之路。

1994年10月上旬,杨建华和袁美丽在瑞丽市共同购买了45克海洛因,杨建华指使刘世庆将这些海洛因带回上海交给老婆曲惠萍。曲惠萍在上海一家理发店当理发员,认识很多人。晚上,杨建华背着袁美丽给曲惠萍打电话:“惠萍,阿拉好想你!”曲惠萍听到丈夫的声音,高兴地说:“依托刘世庆带来的东西阿拉已经收到了。”杨建华说:“依马上把这包东西卖给姚根发,记住,一定不要低于两万块钱!”曲惠萍一笑:“阿拉晓得得了!”曲惠萍撂下电话就去找姚根发,从他那里得到了两万元钱。

不到一两的海洛因轻而易举就卖了两万元,杨建华高兴得心花怒放。他心里打着小算盘:买海洛因最好在云南进

货,袁美丽在云南认识人,必须稳住她并和她一道在云南二话没说就跑到商店给他买了一条烟。杨建华将白粉塞进香烟里,把香烟送到袁美丽嘴边:“老婆,吸一口。”对杨建华百依百顺的袁美丽吸了一口,顿时觉得头晕,仿佛人在云里雾里走,还有一股呛人的气味儿。

后来,杨建华吸上了瘾,老去买香烟,买回来就塞上海洛因,让袁美丽和他一道抽。慢慢地,杨建华和袁美丽都迷上了海洛因,他们把袁美丽积攒的几万元钱都糟蹋光了。没了钱,成天住茅草棚哪儿来的爱情?杨建华便撺掇袁美丽和他一起贩毒,袁美丽并不情愿走这条路,可她已经离不开杨建华了,只好铤而走险,和杨建华一道走上了一条黑暗之路。

1995年7月,袁美丽在瑞丽分三次从一个名叫鲜梅的女人手里购买了数十克海洛因,与杨建华一起采用邮寄包裹夹带海洛因的方式,寄到杨建珍的家里。同年9月,杨建华在杨建珍、张朱孝家里,

将夹带海洛因的邮包打开,取出海洛因后交给杨建珍藏在大橱顶上的箱子里,后被公安机关查获了48克,经过鉴定,海洛因含量为81.5%。

公安机关在上海抓住杨建华后,他第一个就把情人袁美丽供了出来。公安机关让他把袁美丽“钓”到上海,他立刻给袁美丽打电话:“老婆,我想你了,你到上海来玩玩好吗?”对杨建华一片痴情的袁美丽撂下电话就买了到上海的飞机票,她一出现在上海虹桥机场,就被便衣警察抓获了。这时的袁美丽,才过完40岁的生日,又是刚刚失去父亲。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出卖她的正是她爱得死去活来的人。

与此同时,曲惠萍也因为贩卖毒品罪走进了大墙。

在上海女子监狱,我见到了杨建华的老婆曲惠萍。她是上海南京理发店的职工,比袁美丽小7岁,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她和袁美丽同在一个监区服刑,两人关系不好,情敌之间永远是水火不相容的。从见到曲惠萍的第一眼开始,我就感觉到杨建华是在欺骗袁美丽。袁美丽是个单身女人,在感情生活上一片空白。她和杨建华相识时已近不惑之年,而曲惠萍刚过而立之年,年轻而性感,又在上海工作,杨建华看中的不是袁美丽这个人,而是她手中的钱。

接到判决书以后,袁美丽的头发白了很多。在看守所时她的姐姐带着她的儿子李明千里迢迢从乐山赶到上海,儿子哭着喊着要见妈妈,可最终都没能见上一面。

戴胸罩的叶尼娜没有手抄本《少女之心》



薛舒 著
《收获》杂志友情推荐

少女叶尼娜算不上绝色,但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她的班主任,刘湾中学的唐老师更是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她。唐老师认定,这个女孩就是他的知己。已婚的唐老师把想法深藏在心里,热情洋溢地生活着。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心里的想法却长了翅膀,飞出体外谋杀了他。

[上期回顾]

少女叶尼娜被送到刘湾镇外公家时,已是一个十六岁的大姑娘了。她此前的身世无人知晓。刘湾镇人一边接受着叶尼娜的与众不同,一边排斥着叶尼娜的特立独行。孤独美丽的叶尼娜上了刘湾中学,班主任唐老师一看她的名字就顿生好感。

情感时空

“多么好的女孩!”唐贵龙在课堂里第一次点名时,把叶尼娜细细地打量了至少三秒钟,然后在心里发出了如此的感叹。被点到名后的叶尼娜懒洋洋地站起来,喊了一声“到”,还没等唐贵龙喊她坐下,就一屁股坐回了椅子。

唐贵龙点名完后,开始了高一甲班的第一堂语文课。事实上,唐贵龙在点名和朗读课文的时候,叶尼娜始终没有正眼看过她的老师,她一直趴在桌上,眼皮耷拉着,这就让她浓密的眼睫毛更显浓密,里面的一双眼睛,便不知深浅了。唐贵龙并不责怪叶尼娜对他如此投入的朗读的轻慢无视,但他究竟还是有些受挫的颓丧。不过,唐贵龙是一个宽容的老师,他更愿意为一名喜欢的女生寻找不认真听课的理由,虽然,他仅仅只是喜欢她的名字和她白皙的脸蛋,以及她浓密的眼睫毛。可这些已经够了,好听的名字,白皙的脸蛋,浓密的眼睫毛,还不够吗?

上海的九月总还是炎热,这几天,叶尼娜穿了一件泡泡纱连衣裙来上学,白色的料子,下摆蓬开,束腰,无领,胸口绣着繁密的咖啡色丝麦菱形花纹。这种丝麦菱形花纹,唐贵龙在家里看到过,他的妻子不是在乡办制衣厂工作吗?勤劳的缝纫女工陈秀丽在完成了白天的工作后又领回一大堆出口加工活,晚上,她就着灯火,用一根绣花针在衬衣上做出这样的菱形花纹。唐贵龙则和他的一双女儿坐在八仙桌边,忆喋和怀岚做功课,唐贵龙备课。忆喋问母亲:妈妈,你绣

的是什么花?真好看。陈秀丽回答:丝麦菱。

唐贵龙听到了,他想,丝麦菱是什么东西?但他没有问陈秀丽丝麦菱的意思,他以为,即便问,她也是答不上来的。但他究竟还是记住了这种菱形花纹的名字,所以,当他看见叶尼娜连衣裙上的绣花时,马上想到了“丝麦菱”这个名字,这让他心里忽生一阵窃喜。那日早晨,穿着连衣裙的叶尼娜走进教室的时候,身后跟了两位男生,叶尼娜的白色泡泡纱背影落在了男生们的眼里。一位男生对另一位说:嗨,你看啊,她戴胸罩了。

男生的话说得很轻,但还是被站在讲台上翻着课本的唐贵龙听到了。他抬头看了一眼男生们,他们正对着叶尼娜的背影挤眉弄眼,强装镇定的脸上还是流露出了抑制不住的兴致勃勃。唐贵龙顺着他们的视线看去,叶尼娜正站在自己的课桌前,白色泡泡纱衬托着少女玲珑圆润的身躯,简直像一株开放的玉兰花。紧接着,唐贵龙便发现,叶尼娜的连衣裙实在是太过薄透了,虽然里面的那一小片窄窄的棉布同样是白色的,但这个包裹住她并不壮大的胸脯的小布片还是透过白色泡泡纱印显出来,十分清晰。谁都知道小布片的名字,男生们知道,唐贵龙当然更知道。可是此刻,这个已经是两个女孩的父亲的男人,竟忽然感觉到莫名其妙的羞愧。他迅速收回目光,低下头,把视线投回讲台上的备课本,并且在心里暗暗斥道:还不快坐好!

那个年代的高一女生,大

部分女生把一种白色针织背心当内衣穿,背心虽小,但比叶尼娜的小布片面积大多了。贴身的东西透出来让人看到,总是很难为情的,可是叶尼娜却并不在意。她穿着印出胸罩的泡泡纱连衣裙在刘湾中学的操场、走廊、教室里招摇而过,几乎所有与她擦肩而过的人,都在她背后停下脚步侧目而视。但她并不以为羞愧,她依然故我地展开身姿走着她的路,那样子,大有告诉人们她是为自己已经穿上这种叫胸罩的小布片而骄傲的。

“她简直太不知羞耻了”。这是女生们对她的评价。男生们的反应就直接多了,甚至到了捧场的地步。自从那两位男生宣布了他们的发现后,高一甲班的所有男生都知道了叶尼娜戴胸罩的,并且,他们每天期待着叶尼娜半透明的背影在他们面前出现,这期待里,带着盲目的一往深情和不可自控的焦灼。那段日子,男生中热烈地流传着两个词汇“叶尼娜”、“胸罩”、“叶尼娜”、“胸罩”……他们甚至不避讳女生会听到。有时候,男生们聚集在一起,看着叶尼娜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便在后面发出一阵哄堂大笑。这笑里,倒是没有嘲讽的意思,就好像一场演出,为着演员的精彩表演而喝彩一样。叶尼娜似乎也认同男生们的喝彩,她从不会因为男生的哄笑而恼怒,相反,下一回从男生们面前走过,她甚至会在他们发出哄笑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样子,简直如谢幕般骄傲。

那段日子,学生中正流传着一本叫《少女之心》的手抄

本,据说,这本书里竭尽情色的描写会让未经世事的少男少女们不堪自制最终堕落。男生们对《少女之心》里的女主角的想象,都不会超出叶尼娜的形象。比如白皙的脸蛋、微卷的长发、穿连衣裙,必须是泡泡纱,而且,半透明,惟其半透明,才能更为精确地符合“少女之心”这个标题。男生们把叶尼娜当作手抄本里的女主角,街上骑着自行车拎着四喇叭录音机的年轻人招摇过市,留下一路邓丽君的歌声: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想起了过去,喝了第二杯,明知道爱情像流水,管他去爱谁……这首歌,在男生们听来,也是叶尼娜在唱了。

这样的歌在学生中流传,成什么体统?刘湾中学校长在教师大会上愤然宣布:什么叫“明知道爱情像流水,管他去爱谁”?这分明是靡靡之音。还有那个叫少女什么的手抄本,今天下午突击检查,我倒不信查不出来。各位班主任注意保密,有疑点的学生,给我提供一个名单,这样比较有的放矢。好了,散会。

下午的自习课时间,校领导干部组成的检查团在每一间有人的屋子里鱼贯出入。学生们把课桌和书包全部打开,男生们书包里的弹弓、扑克牌、《萍踪侠影》和围棋,女生们书包里的头绳、梳子、《窗外》和草纸,无一例外地摊在了课桌上。查到高一甲班时,唐贵龙忍到了教室外面。他仿佛是不忍心看到学生们书包里杂七杂八的东西,又像是为了避嫌,把后脑勺朝着教室门窗,任凭别人

在他的学生中穿梭查看。

高一甲班的情况好得出人意料,检查者竟毫无收获。这多少有些让人不甘心,身材矮小、精明强悍的政教主任注视着鸦雀无声的学生们,一张张脸巡视过去,然后,他鹰一样的视线停留在了叶尼娜身上。据说,鹰眼是从工读学校调来的,工读学校是什么地方?那是聚集了许多无可救药的坏学生的地方,在那里工作过的政教主任,自然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什么样的坏人逃得过他的眼睛?所以,那双老鹰般的眼睛停落到叶尼娜身上时,便有人十分配合地走到叶尼娜课桌边,示意她站起来,然后进行第二次检查。

叶尼娜目瞪口呆地看着许多成年人围着她的课桌搜寻着他们需要的东西,本来无所谓的面部表情开始变化。她的脸渐渐泛红,呼吸变得有些急促,眼眶里出现了闪烁的泪光。她站在课桌边,身躯僵直,表情决然,像一个正在受审查的地下党。但她终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做出任何举动,检查者仅在她的书包里找到了小镜子一面和小型装花露水一瓶,别的,一无所获。检查者们怀着愤愤不平或者万分遗憾的心情撤离了高一甲班。唐贵龙虽然始终对他浓密茂盛的后脑勺对着教室,但他还是听到了一些动静。当所有人走出高一甲班的时候,他听到身后的教室里传出一阵压抑的哭声,这哭声,无疑发自那个叫叶尼娜的女生。唐贵龙的头紧压地揪了一下,然后,他发现,他的胃,开始莫名地揪痛起来。